



論語講義

三

512
1665
3



門口口
號 1665
卷 3

宋本志切
家春之印



論語講義卷之三

日本 越前 田中願大壯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 六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

後進謂先輩後輩之學者野人君子以尊卑言也蓋禮樂者文質彬彬之效而先進於禮樂學之內專主德義是以前質勝視諸後進之文者則其質朴猶郊野人之卑也後進於禮樂學之外專務文飾是以前文勝視諸先進之質者則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其文彩猶士大夫之尊也
用此二者於世則吾從用先進之說也○論旨承前篇記夫子平生禮容儀度之次而以明夫子之志專在質不在文而文質自彬彬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不及猶學如不及之不及也夫

子厄於陳蔡之間魯哀公四年也言從我於陳蔡窮
阨而不敢辭之諸子者皆以我老恐不及畢吾門
教是以共甘窮厄從我也蓋追憶其篤志而美之也
○論旨即承前章欲明孔門亦有先進後進各異其
趣因先
作之地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
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此記者選從陳蔡諸子
以其材著名者分之
為四科也非夫子之門設此四科以教其人也蓋詩
書禮樂質之躬履則德行宜之口辨則言語施之日
用則政事傳之道義則文學要之十子異稱乃其所
用之別也而夫子則一欲德行如顏閔耳如言語政
事文學非必所別講也○論旨即明德行是
先進之徒言語政事文學是後進之徒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助言也蓋知

施於人行務於人者於夫子之言至言則贊之戲言則質之或必有不悅焉惟顏子則大異乎此知止於己行在於己是以能體會夫子之意而無所不悅苟非德量有餘則固不能也○論旨先見顏子德行卓越如諸子三科輩遠非所及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問隔也言人於言閔子之父母昆弟之事一不與閔子隔異凡事之可否則失皆同稱之會無以閔子獨為賢以父母昆弟別為不賢之事也是閔子誠善承順父母之志者故曰孝哉也○論旨前章顏子則善體知師之意者閔子則承順父母之志者乃德行所以同班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平常再三反復此語以深自警戒也特稱孔子者見其貴重之意也○論旨明德行之本在乎慎言顏子閔子亦唯寡默故能如斯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問與哀公同而對有詳略者君臣異其義也○

論旨明好學者獨可以德行如顏子徒者稱之如諸子三科文勝者則未可謂好學也學者須反覆思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顏路顏淵之父名無繇椁外棺也

也古人殯於西階上多用車以為椁便於避火災也此亦欲用以為椁也子曰才不才亦

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

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字伯魚言鯉之才與顏

淵之才固難比言然其情則各其子也顏淵之葬宜以鯉之葬一率之而可也大夫乘軒徒行非禮也

夫子嘗為魯司寇從後謙辭猶言備員也○論旨見夫子不為顏淵假其器乃其稱好學之不虛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噫者歎出於意外之辭喪猶喪兵喪

財之喪也夫子視諸弟子唯顏子學德純實足以能繼夫子之緒以施于斯民以垂之後世矣而今顏子

早夭無復可賴故連言以痛歎之○論旨明夫子所愛顏子無他唯為道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慟過哀而氣昏絕也夫子慟絕

從者救而始蘇因告以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其慟欲其不復過哀也

誰為夫子固自不覺其慟故曰有慟乎因語其宜為顏子慟之由也顏子曰夫人者暗指其德行卓出也為慟間略其死二字誰為下略其死慟三字

○論旨見夫子喪顏淵雖不過於禮而於哀則過矣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孔子門人也蓋顏路家貧

不能理其子喪夫子之家為辨之葬事者而門人相議欲厚葬之以稱夫子愛其平生之情也然顏子之

於夫子之有役則趨有難則赴之類是視夫子猶父也

伯魚之家亦非饒給故其葬亦欲視猶子而如嘗葬過於情不親以其實者故夫子不可之也門人厚

葬之門人誤意夫子或嫌獨厚顏淵而不可之其實必欲厚葬故遂為之也子曰回也

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此夫子視死者猶生者為顏子語其情言此厚葬非我之所欲也二三子不達我情者之所為也○論旨前章夫子哭顏淵情至哀極而此又接以不可厚葬乃夫子雖過於哀曾不過於禮之義愈加明焉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

曰未知生焉知死問事鬼神者問欲體天地鬼神之心而不違也蓋鬼神者正行天命

於人者人者當奉天命自順者故人苟得能順天意以事人則亦得以能事鬼神而子路未能事人也問死者問知死而可之義也蓋人常奉天命以得今之生者故他日之死亦當奉天命以死苟知生則知死而子路未知生也人鬼死生其致一矣是以夫子姑答之云爾○論旨前章夫子視顏子死猶生因明其事達人鬼死生之說而然者也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

侃如也行行好欲行獨意之意也閔子篤行謹慎故其言事常唯人所聽是以閔如也子路性

急氣馳故其言事必欲如己意是以行行如也冉有子貢其材各有所長常用其所長故其言事是非明辨是以侃侃如也蓋此四子

於言同一事而有斯異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據漢書疑樂字是曰字之誤也言獨若由之行行如者與人逆戾又不順乎命故不得其死之天然也○論旨前章子路問事鬼神及問死皆非今之要務而敢問之即行行如之一事故以承焉

○魯人為長府長府府名藏貨財之室也為謂為變置長府議之時也初魯昭公與邱昭

伯謀伐季氏公居長府事不克公奔晉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言長府雖因承舊所慣熟之事苟已無為惡則人如之何

然而必議改作是智量狹子曰夫火不言言必有中閔之所為徒勞民而已

閔子所言本微含譏諷故夫子恐人不能曉之因曰彼閔子篤行常不多言儻言必有中其病而後言之

聞者不可不為省釋也○論旨此章即闕子問問如之一事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瑟猶必也物有所執而不易之義子路或

適夫子或不說夫子之類皆即瑟者也言由多以己所見自為是則是無意於受教者然而奚為猶於丘

之門執弟子禮乎蓋為子路斥其器量有所未弘受以為不屑之教誨也門人不敬子路

門人以意子路不敬故然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夫子因解非由

其不敬而然也蓋室者內事之所在因喻禮義之原所出之處也堂者外事之所在因喻禮義發見乎人

之處也子路超出於人既升堂矣故見夫子禮義之顯明者則信之甚深亦非諸子所敢及然未入於室

故見禮義之精微者則未能之察而致似此不敬非敢不敬也○論旨此亦子路行行知者而足以知其

為人故承以此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問其於處同子曰師也過

商也不及蓋夫子之教文質彬彬行必要中正而子張為人氣象揮霍其於道決然進取不復

內顧是以易過中正故曰師也過子夏為人性格局謹其於道動生反惑不復外伸是以易不及中正故

曰商也不及然一人各有其僻則亦固無優劣也曰然則師愈與子貢以為過者惟能

用心慎止於其中則可能故易為之不及者則心雖欲之能其力不能及故難為之因復發此問也子

曰過猶不及子貢所言非無其理然其為人亦易過中正故言其不易以戒之也○論旨子

貢之問即侃侃如者而又見苟非入室則不可能中正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周公受魯

百里之封然分田制祿公私有定數非一人之有也季氏四分公室特有其二故謂季氏之富過於周公

也哀公十一年季康子為政用田賦冉有之謀也冉有附益之事即謂此也記者明季氏大富是以不必

意聚斂而唯冉有為求媚要譽附益之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

之可也 聚斂之事固聖人之所惡而雖庸常士所不
欲為故曰非吾徒也小子衆門人也鳴鼓者
聲其罪也攻猶討也此專誅冉有心術之非耳
論旨此冉有泥泥况如之應而其用之不善於夫子所教
中正之道大相過者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嘖 柴孔子弟子姓高
字子羔愚者當知

而不能知之謂也魯者其知不能敏之謂也辟僻同
與正當違戾之謂也嘖者言多作扞拒之謂也此為
夫子之語不待言而明者故略子曰二字也四子動
有此病故夫子語其所短以戒慎之蓋教柴以不疑
惑也教參以可斷決也教師以希中正也教由以尚
默思也
論旨見愚魯即不及辟嘖即過者而四子
於受夫子中正之教有此病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

屢中 庶庶幾也空謂虛心也貨殖者以豐財譬好長
智識也臆者憑空思慮之謂也言唯如回者其

庶順受天命乎何則能屢得虛已心而以從彼故也
賜則不思受命而欲求之己智識是以不能受命然
以其天資聰慧故億度則其言反中義倫合天意而
其所事乖方是大可惜也
論旨見天命即中正之
所在而獨顏子非諸子之品類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 問得為善 子曰不踐迹亦不入

於室 蓋善人者其人忠信唯好遷善而未至君子之
域者故對君子曰亦也言君子無論雖善人亦
苟不追踐其行事之跡以學之則不能入善人之所
為善人之奧室也
論旨明踐跡即入室之法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言今取人不
符否而一唯議論之篤是與則其人果實君子者乎
但其色莊飾者乎未可知也
論旨明踐跡則得入室然心形不俱則亦不得入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

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蓋所問辭同而其意異故

夫子異其答也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

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即惑其答

不同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強使人

與己意相弁也蓋人之有聞者其言之善可知矣而與父兄共行之乃為得其宜然冉有意謂為父兄在難得行其所聞其志氣屈退無勇於行聞故進之恐失其善也子路意謂苟有聞則父兄有所不顧其志氣兼人勇於行聞故退之恐害父兄也○論旨見二子各有所蔽而心形不俱故不得中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避難急忙中相失而為後也子曰吾以女為

死矣言吾意汝惡子曰在回何敢死言子在即吾可師法者在焉回

何敢私意惡畏而致死乎○論旨明顏子一視夫子之進退而心形相俱故得中正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然季氏之子弟也問如二子

之材者可以大臣稱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言吾意子或為奇異非常人之問不圖為由求庸陋人之問也蓋大尤其問之失當所謂大臣

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言古之大臣者以仁義道事君不可共行則止而不復仕

也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謂一子唯上所欲而曰

然則從之者與反接不可則止句言雖不可之大者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

君亦不從也言如弑逆大惡之事則一子亦平常有

一子以急於仕故不得如顏子唯顏子當以中正而能大臣之事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使上略將字子路為子曰賊

夫人之子蓋子羔卒學則當得成美德今未熟習而仕則必苟作偷合有大患生矣是賊害其

可成者而使不成也故夫子云爾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

讀書然後為學 言為費宰則或有與民人之大事或有與社稷之重事是使子羔徑學於

實事也不必讀詩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此夫子謂子路為佞者言

吾平常惡佞者無他正如子路姑息之言苟且之事遂以賊人故也 ○論旨見諸子不能如顏子者專由乎急仕不能優學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曾皙曾參之子父名點 子曰以吾

一曰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

則何以哉 一曰謙辭長猶君長之長謂為之師也吾以下略折言其志三字言吾意汝輩以吾

一曰先學而師長乎爾故憚之毋語吾以言其志也然汝輩平居則每日不吾知也假如為或知爾者則何志以能語之哉嘗試言之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

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

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子路素願言之者故無所顧而率爾

直對也攝者兩挾而欲相取之意也言其平常為左右大國窘迫日甚之國也以師旅者出師旅用干戈

而其外務危急也以饑饉者五穀不登民多餓莩而其內事困極也為之謂為之長也有勇者使師旅難

作振者有勇力也知方者使饑饉易矣信者知義方也哂口閉而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冉有意謂已材恐不足如子路為千乘之國惟小國則為之然

又不能如子路使有勇且知方但使其衣食足則能

之矣衣食既足而後至如禮樂化之亦固非已所能

故俟君子 赤爾何如對曰非日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

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日會殷見日同

端玄端也章甫殷冠各公西華意欲使兩國息干戈偃兵革以成其和好而已為其會同相禮者遂至與禮樂之治然嫌自居高故謙云非日

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日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日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

日吾與點也鼓瑟希鏗爾五字挿希間歇也鏗瑟聲也方夫子問於三子之時鼓瑟音希其聲時響鏗爾也蓋點意初不屑聞三子之所言是以鼓瑟然却又恐其聲多而亂其語故希鼓也記者先寫出其氣象神妙舍猶置也作起也三子者之撰者三子撰其辭而所言之志也何傷者無傷言志趣之異也暮春者之者字擇溫暖之時也春服單袷之衣也冠者童子皆取其氣輕儇脫灑也浴浴身也沂水各風謂風以乾其浴也舞雩禱雨處有壇墀可群集也詠歌也歸返也蓋三子者之言皆有所希於世待

日吾與點也

鼓瑟希鏗爾五字挿希間歇也鏗瑟聲也方夫子問於三子之時鼓瑟音希其聲時響鏗爾也蓋點意初不屑聞三子之所言是以鼓瑟然却又恐其聲多而亂其語故希鼓也記者先寫出其氣象神妙舍猶置也作起也三子者之撰者三子撰其辭而所言之志也何傷者無傷言志趣之異也暮春者之者字擇溫暖之時也春服單袷之衣也冠者童子皆取其氣輕儇脫灑也浴浴身也沂水各風謂風以乾其浴也舞雩禱雨處有壇墀可群集也詠歌也歸返也蓋三子者之言皆有所希於世待

於人者獨曾皙脫然不顧自樂其樂耳夫子所望乎諸子本欲有曾皙脫俗之心而優游以學焉而三子者皆不能然僅有一曾皙而已是以喟然發歎以與之也

日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問夫子所品隲三子之言何如也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言三子之言雖有小異亦其趣不遠皆不過各言其志也日夫子何哂由也日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子路之言儼然自任擅妄甚矣如冉有讓者故夫子併譏之也唯求以下言唯於求一人聞其言而對子路強謙之是以其強謙不可掩也為之小以下言彼以其平居日不吾知之心而為之小則孰敢日吾能為之大而出之上哉夫為國貴讓而三

言其志也已矣

言三子之言雖有小異亦其趣不遠皆不過各言其志也

日夫子

何哂由也日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孰能為之大

子路之言儼然自任擅妄甚矣如冉有讓者故夫子併譏之也唯求以下言唯於求一人聞其言而對子路強謙之是以其強謙不可掩也為之小以下言彼以其平居日不吾知之心而為之小則孰敢日吾能為之大而出之上哉夫為國貴讓而三

孰敢日吾能為之大而出之上哉夫為國貴讓而三

子之言要其旨皆將不用夫讓者是亦夫子所以不與也○論旨專見學者所以為心也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章 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克者難勝而能勝之義也復猶言可復之復也言內克私己之心外履禮義之道是為仁而此其務宜在平常設就有事之一日言之古人有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名於其人焉如伯夷之倫是也然則仁為克己復禮之義明矣雖然為仁之務

唯專由於其身克己復禮而不由其為人有功之多寡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非禮者謂其心知為非禮之事也勿者勉強而自禁止之意也

凡視聽言動者人之所常為而或慢忽不省於是勉強努力則常常莫不克己復禮之事乃為仁所以由

也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尤緊要之言而且非容易所能故

云爾○論旨前篇末章抑狗外此篇因先教自正可貴而仁以勉強於中為主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蓋出門不侮人其極恭如見大賓使民欲得心其極敬如承大祭恭敬如此則

忠也已所不欲人亦不欲而如施之則人必怨矣因以勿施則怨也忠恕常能如是則大而在邦國尚無

怨小而在大夫家亦無怨苟能無怨則縱未能施德澤於眾亦仁於人之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義即同前○論旨此章則明仁行乎人之本也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騷之弟子曰仁者其言也

詘難於言也為仁非所遽及故曰其言也詘斯

先狀仁者之言而教之慎言也

論語精義 卷三

謂之仁矣乎牛疑此未足盡仁也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言仁者發行其心自難之事是以其言自不得不訥也○此章又明仁以慎言行難為主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依仁故不憂也處義故不懼

子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牛疑此未足盡君子也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疚者意慊而病也言君子之仁義內省不疚故自然也○論旨見

內省不疚亦唯中心之勉強為主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有兄弟羨有兄弟相輔助也獨

亡深恨有兄弟凶惡而猶無也子夏曰商聞之矣之者指其宜以為心者也聞聞夫子

也語所聞以死生逆語皆兼禍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福富貴順語皆兼

尊其聽也貧賤言人之所惡莫大乎死焉而死生皆有命非人意可得也人之所欲莫甚乎富貴焉而富貴在天亦

非人力可強也此先曉牛徒憂無為也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蓋天下本一道

矣君子常敬天而無失人意又與人交恭己而有禮

以待人故四海雖廣大皆猶兄弟而相輔助也君子

如是何須患乎無兄弟助也即教牛以恭敬為心則無兄弟猶有也○論旨明內省不疚則雖有似可

足憂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明也已矣浸潤之譖浸潤之譖者謂其言以微入人如水浸物累積透矣

矣人令人自生離疏之心者也膚受之愬者謂能令聞者親切聽受之愬訟也而此其不行非容易所能

必非知物之明慮事之遠則不能矣故既言明又言遠也○論旨欲明有譖愬不行之明遠而後當達知死生有命之語及得不憂不懼故以編列焉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者使國中生口無至

艱食也足兵者使國中兵械具備足以禦寇也民信之者使民信其所為之政也凡此三者皆不可少然

先以時務之所最急言之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

先子貢蓋欲知其最重者也曰去兵兵或可得用民故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

立言自古皆有一死故去食尚不大患苟民無信上則國家一日不建立也蓋信而民聚民聚而食足

食足而兵足此可以觀其輕重之序矣○論旨明明遠者之所見如是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即以文為

無用也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未

也○窵君子文質之義而妄說之其言已出將令千里之外聞之於是大悔離駟馬欲疾追之亦不能及焉先

惜其失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

鞞鞞去毛皮也蓋文有質而美質有文而貴二者不可偏立故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如子成之說則是

為虎豹而去其文毛故猶犬羊而去其醜毛者豈不大謬乎○論旨蓋忠信質也禮樂文也因明前章信

者亦當用文以相稱焉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辭

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其勸加賦也有若對曰盍徹乎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

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賦歛益厚率什取其二

有若意國用不足之可憂亦為百姓不足其用故勸復其舊行徹法以救窮民也曰二吾猶

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言其用愈不足而對曰百姓足

以詰其言不當也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與猶云為也言君宜以百姓之足不

論語集注 卷三

足與之日足不足不可捨百姓別日足不足也○論旨明信不可不重於食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蓋舉古語講教也謂尊崇天子之德性辨釋身之私惑也

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人固有天命故不患善之難知惡之難知惟患驕慢自欺

不為耳蓋忠則能知善信則能行之苟主忠信而徙義則其德日漸致高乃亦所以崇夫德性也

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凡人情愛之則欲其永生惡之則欲其早死然而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譬猶欲為善者而既知善又不欲為之不欲作惡者而既知惡又欲作之是即惑也

按但釋惑而不曰辨者明惑則辨之義自可知故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以富喻崇德以異喻惑言誠欲

崇德則縱不能富之亦祇不可以其相異之私惑也

為子張語其學之要至矣○論旨見前章哀公之言出於其惑且不主忠信者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孔子對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君臣父子當各執其義務其道也然此為為人君語故其意惟願當自君始蓋君本

也臣末也本正則未自理如父子則不過比屬言之耳讀者須辨其語之主客輕重焉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得

而食諸信如謂信如其言也言皆如是則國家危亂而雖有粟多吾不得安食也○論旨見信重

於食之義雖景公自發之其言然其心不忠信故不能達夫子所言之奧旨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雖僅僅一片未見其全意之

言獨可以挫折獄訟枉曲者其唯子路能之也

子路無宿諾宿猶宿宿肉宿酒之宿言凡所與

入然諾者朝諾則夕果其事也此其忠信明斷亦可

以觀能其前言故以此補之○論旨明忠信乃為政之資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訟爭曲直于官有司也蓋

聽訟者自脩其身能以神明之正則枉曲者神為之沮奪一遇訊詰情窮辭屈焉民因畏之不敢復以非理興訟矣○論旨明夫子之忠信則更使無訟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言身居為政之位務其當

務無有倦怠其行政之心常要以忠信不失衆意也○論旨明為政之要在以忠信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詳前

○論旨前數章似惟事忠信而不貴文因此補文固不可少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左右

獎勸使遂其事之意也蓋君子以道與天下共之故如是小人則獨私其身故反是也○論旨即明忠信而文之行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

正孰敢不正

言政者以正而正不正者之謂故子先躬帥以正則人無不正者也○論旨明

為政者當必忠信正已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

雖賞之二字插蓋盜者由食不足也為上者不慾而足食則不竊矣語其盜出於不

得已之旨故曰雖賞之也○論旨明上無忠信之心則下多盜矣所以政之本為忠信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季子意無道者遂不可教化也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

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

通偃猶伏也君子以下補添言他人則不知如子為政焉用刑敘強制惟在子之身心誠欲善而下民自

善矣何者君子在上化下之德象譬猶靡艸之風小人在下從化之德象譬猶風伏之艸是以草尚之風雖姦猾者必偃伏也○論旨即明上忠信而下從化之情狀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言其德行作何狀而可得稱以達也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言汝當有其所意以作此問耳試先言爾所謂為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大而在邦其名必聞小而在邦其名必

也聞達其義大異下文即詳之夫達也者質

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

達言質實正直而好為義會不利已其於人察言而觀色能擇其誠篤不失所依賴且遠慮事之難成

以謙下於人故其事易成而莫所不達焉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

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莊飾顏色以取仁名而其行雖違居之怙然不疑

唯要取仁名而得各聲必聞也○論旨明忠信則達不忠信則聞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蓋此

亦古語而原詩教者耳慝即匿於子曰善哉問舞雩即前

已之惡心也脩謂脩理而去之也曾哲欲放風詠之處而樊遲能不廢善志以發問故曰善哉也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報則是其心誠崇奉德性之所致也攻其惡無攻

人之惡非脩慝與惟攻其身所有之惡於人之惡無之攻則是誠自欲去己惡者故脩

慝之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非有積怨之事但一

朝之忿而忘其身之可自重遂以禍及其親是其不可易知易辨然而或為之乃惑也凡事異而多有類

此者亦不可不察焉答無辨字之義即同前○論旨明忠信而脩己進德之要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此章

與篇首顏淵問仁章相為首尾蓋為仁由已然其實
愛人是也故曰愛人蓋欲愛之博則在知人故曰知
人且夫仁也者出於愛人之實而又成於愛人之大
知也者審於自知而又明於知入遲蓋未通達是義
也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子因通明之蓋

者也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

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問知

其問仁問子夏曰富哉言哉子夏先贊其義旨多所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

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遠者不仁者自知己不善

也舉乃大知不仁者遠乃大仁也而遠退即所謂使枉者直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

焉凡常交者順而和可也友則不然本是同志之義

故其人有過中心否之則以忠告之而又誘掖之

令其不離於道然其人執迷不可聽從則止而絕交

可也蓋友有過與之交則我亦不得免其責是自辱

也故絕之無徒取自辱也○論旨忠告乃愛

人之事無自辱乃亦知人也故以編列焉

子路第十三 凡三 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四字一氣讀言以所望

以躬勤請益子路意夫子之言簡而曰無倦前所言既

勞之也猶有餘蘊故請益其言○論旨復明前篇為政以忠信之意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即問其家政也子曰先有司赦小過

舉賢才先有司者謂凡百事務身先於有司而勤勞

宥故為季孫欲其赦小過也舉賢才者蓋季氏宗卿

其任當安魯國而為之宰者亦當以其所任自任之

而其安魯國之謀誠莫如舉賢才故為魯國欲其舉

賢才也蓋先有司仲弓之急務赦小過相季孫速奏

其功者舉賢才亦相季孫遂曰焉知賢才而舉之仲

成大功者是其所語之序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

夫子之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謂諸事物之名也物

桓襲蔡以責楚不入貢為名漢高伐項羽以討義帝

之賊為名是也當時出公父蒯瞶欲入衛而出公拒

之然蒯瞶與靈公父子之義既絕則出公於蒯瞶亦

其父子之義既絕矣但衛國庶政各義不正則其宗

廟社稷之事皆歸以全祖先之猷故夫子欲於凡衛國

中所所有名義不正者皆舉論其義以正其名也

子曰野哉由也

子曰野哉由也

子曰野哉由也

子曰野哉由也

子曰野哉由也

子曰野哉由也

子曰野哉由也

子曰野哉由也

子曰野哉由也

措手足由此觀之正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

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故字承上事不成句證君子所

以必正名也無所苟而已者言無其言苟且不行而止之事也○論旨此亦忠信而論政要者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

如老圃樊遲出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欲學

告然聖人而日不如則學者亦不能而可之事可知也遲蓋悟此旨故出也子曰小人哉

樊須也夫子恐學者或不知樊遲所問小人之事故先語其問之小人下因又明大人之道以諭

焉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

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也禮義信三字並皆活動蓋禮者皆

是恭敬之事故上好用禮則民亦莫敢不敬仰焉義者宜於眾庶之事故上好用義則民亦莫敢不服從焉信者無有虛誕之事故上好行信則民亦莫敢不用情實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託賴之襁負其子而至種藝之事自廣矣何暇用稼之細事哉○論旨此亦論政要者而且樊遲士而欲學稼名不正也夫子因以正其名焉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為蓋誦詩三百則書亦當能誦之苟詩書之條理存乎心者無政不可

達無問不可答然今授此人以政不能通達其理以失民心使於四方不能專一對問以辱君命夫如是則誦讀雖多亦奚以為其用哉○論旨

明士固當學學則當必有此才用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言為上者

之身正行其事則不下號令而其政自行矣不則雖嚴號令而民不從之也○論旨此復論政要者而見

學之不，
可無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此夫子嘗歎美魯衛之初政，言魯衛之政無他，即周公康叔兄弟之躬行直為其治化也。

○論旨即證其身正不令而行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

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居謂處置也。室中凡百器用也。苟者，但任其

有而為足之意也。此夫子以公子荆之為人想見之，以言故每用矣字。言始纔有其一，則曰苟合矣。少有其物，則曰苟完矣。富有其物，則曰苟精美矣。夫子謂之善，則可知居室大約以苟為善也。○論旨見治室猶治國也。治國亦當因其素而施焉，又見魯衛之政極是簡也。

○子適衛冉有僕

適者，心有所望而往也。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意謂

其國中民居殷盛，百工商賈無所不有而足以施治致美，故曰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

何加焉曰富之

蓋欲民安其居，故先曰富。制田里，薄賦斂，省稅役，類即富之也。

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民安其居而教立矣，故教次之。教者，蓋教之仁義也。仁義

乃人之道，人之道行則國因安定矣。教之為義，其旨甚深哉。○論旨明夫子因其素而施治之次序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言世

用我者，周一歲月而治國之要略已可舉定也。二三年則有奏其效，成其功也。蓋周歲則制田里，薄賦斂，所謂富之之策可定，故曰可也。二三年則興庠序，講詩書，所謂教之之術亦備，故曰有成也。有字謙辭其實，則必大成也。○論旨即明富教可行之略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

言也

上句古語，言君子無論雖善人為邦百年相繼不絕，則其好善至誠，漸誘風化，可以勝殘去殺。

人去殺人之事矣。蓋其治效不能及以禮樂之速，故設言百年。夫子即稱其言不誣也。○論旨明治化行

於民之效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聖王也三十年為一世蓋王者之治必禮樂興焉禮樂之於化民也廣覆厚載旁達曲暢能使民愉感以趨其道矣然必三十年而後仁者民幼少者受禮樂之鑄鑄然後可期之純於仁行故也蓋三十二年有成者禮樂始興也如夫善人則百年而僅勝殘去殺耳學者須參考焉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

正入何言苟於其身自正則於從政無有不可也不則我身且當為人所正也矣字見當極純乎

正也○論旨與前其身正之章應復明政之不可不正也

○冉有退朝季氏之私朝也子曰何晏也晏猶晚也對曰有政即

有政而議故晏也子日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

之言汝所謂政者其季氏之私事而非國政也何則如有議政至晏之大事則雖不如吾以不肖然以吾辱大夫故其當與聞之也○論旨此夫子正名者而愈見政之不可不正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舉古語而問雖今有之乎否也下問

亦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猶期也言言語之為物不可

以此一言其必期興邦之大事也此古人之

興邦者有言也言君為君難能臣為臣亦不易能也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

一言而興邦乎言雖今如知為君之難則必正其身其身正則下必效之故始可幾也

日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此古人之喪邦者有言也言他無所樂

唯樂群臣莫敢逆違予言者也如其善而莫之違

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

邦乎言雖今如不善而樂莫之違則諫諍者退諂諛者進故此亦可幾也○論旨見入君之正不正

關乎一國之興喪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言正其身以期近者說服遠者來從

而可也○論旨此亦正身之事而蓋前所云禮義信者可以能之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莒父魯小邑名子曰無欲速無見小

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欲速者急於名譽而苟且無其實故其行不能始終也小利者一己之所利見之則與眾離故所關乎社稷人民之大事不成也○論旨

蓋欲速及見小利皆是目前近小而不正也因見前章說來者亦貴正而自然說來及夫子期月而可三年有成乃正而非欲速也夫小邑之宰尚以是為不可况大國乎政之不可不正益可見焉耳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

之語其行與心共直故曰躬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

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直者心直於道也父

有為子則隱子有為父則隱是人之常情而道之所在故直在其中矣如夫父攘羊而子證之矯情邀名不

直之大者也○論旨即辨似正直而非者以明正直之所為正直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

不可棄也居處恭者心常不失容而守其位分也執事敬者心常不失物而欲寡過也與人忠夷狄不知禮義之地而彼亦謂其人為不可棄者也

○論旨明正直者是仁者之行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

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其人材德雖任以遠事而亦足託賴者也蓋

行已有耻則於凡百為士者之分義可為者則為之可不為者則不為既仕其材克任那事如使於四方

則其文能達君命令無阻隔是謂之士也日敢問其次日宗族稱孝焉鄉

黨稱弟焉宗族稱其人則以孝焉鄉黨稱其人則以弟焉是真孝弟者然其學文未足當邦事

之任故日敢問其次日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

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果謂其行必如其意也硜硜然蓋固執其末節小事也夫言行

者固君子之所重然大人則不必之必之者為名所拘束也故以小人稱之然猶有自守者故抑亦次之

日今之從政者何如子貢既知其次之不足復以士稱因更就當今而問之也故下

又更端子日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噫以其問頗落於卑下歎之也

斗量各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算猶數也言雖有小異槩之不足齒列於上諸人中也論旨辨別正

直而有用於世者與不者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為也中行謂依中正之庸德以行者也言不可得中行之士而他要可與者其

狂狷乎狂者雖或過中然於其善者進取無遺狷者雖或不及中然於其惡者斷不為之故也按此章專

明狂狷者之所長孟子則主言狂狷者之氣象是其不同也○論旨此亦就中正而辨別人物也

○子曰南人有言日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有定之意也蓋巫事鬼神醫為疾病其事多荒渺悠忽然無恒其行則雖此業亦不可得作之蓋以深警學士大夫不恒其德或承之

也夫子善其言亦欲人之有戒焉不恒其德或承之

羞此易恒卦九三爻辭言人不恒其平生所操之德而妄變之則其心自知其非故他日必或有對人

承羞作之事也子曰不占而已矣此夫子異時擬易之言而附見故更端書以子曰也

以其無吉凶之斷辭言其人心自知其非則其為凶不占而明白可知也。○論旨中正則有恒不則無恒愈見中正之可貴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凡與人言談之間君子者

公正無所挾無所逆唯順承人意是以和然曾不枉道故異乎小人阿同之事彼小人則私心有所求有所欲是以偷合苟會以同然所見唯利故異乎君子順和之意也。○論旨明君子正而有恒故如此小人不正而無恒故如彼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

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

善者惡之何如皆謂可為定論乎未可皆謂未可為定論夫鄉人之善者好之則有可好之實

鄉人之不善者惡之則無苟合之行也善者惡之不善者好之亦然可以為定論而別其賢不賢也矣

○論旨明正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不正則反是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下二句即說之不以道

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蓋正故不以道則不說也寡欲故從其器而用之也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下二句亦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蓋不正故雖不以道說也多欲故求備一人也易事則當易說

然而難說難事則當難說然而易說故皆插而字。○論旨見正者出於寡欲不正者出於多欲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蓋君子正而寡欲故雖無

財物心常安泰安泰則似驕然而異乎驕也小人不正而多欲故僅有財物其氣驕矜驕矜則似泰然而異乎泰也。○論旨即反覆發明前章之旨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言其為人氣剛而行毅容木素而口遲訥者與夫仁者不

相遠也。○論旨見正者必誠實無文飾而自剛毅木訥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

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朋友以下記者

補之也言其人與朋友常講道義切磋懇切勸我不足輔彼不至相勦不倦其於兄弟常欣欣然和樂如一是其為人孝弟忠信他日所成之材必足以仕君任事矣故可謂士也。○論旨此章與前子貢問士章首尾相接且有剛毅木訥之資加之以學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亦字暗與君子對言之也

言教民七年之久民皆知善知善多則其志堅其氣定軍行卒伍互相救援不敢獨自奔潰故其教之效可以即兵戎之大事而不苟也矣。○論旨見善人之教者即前章所謂切切偲偲之類又與前善人為邦章相首尾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蓋教則當必有功然而不教因以取覆亡

故曰棄也。○論旨即與可即戎及映又與前為政之諸章照以終篇耳。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七章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憲原思名耻也二字

但屬下句故與上句分言用也字且上句不言耻不耻而其義自明矣言士唯當邦有道時材德顯明祿仕如邦無道而祿仕則此為貪饜偷生故耻也。○論旨專承前篇問士諸章中行已有耻語以為篇首蓋士以行道安人為任今特明出處之大節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此蓋承前略拆憲謂二字克強克也

伐伐功也怨怨人也欲貪欲也四者要之皆血氣之私而士所可耻者故憲意是能以為仁也將有之強自制伏於此故用焉字。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謂難

難能也蓋勉強之事與仁相似然此唯不從不善之行者而未見履禮行義之事故夫子論辨之也○論旨見士知耻固可然無仁行則尚未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士當志於仁苟志於仁則有殺身成

仁是爲其分義然而懷居則志在安己不在安人故其一事既不足以爲士明矣○論旨見邦無道毅者專由懷居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蓋忠告而犯之

危言也行道而不回危行也一者皆有以觸忌諱之懼故謂之危也孫謂下降也蓋行者與道共故不可變言者其身榮辱之所關故見時而或危或遜也○論旨見士不懷居者而危行危言皆可能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

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其意誠其行正故似無言而其實則誠必有言也有言者或

便佞或口給不必有德故似有言而其實則誠非言也仁者爲道勉爲義強故似無勇而其實則誠必有勇也勇者或爲名或爲利不必有仁故似有勇而其實則誠非勇也蓋德本也言末也仁本也勇末也故自如是耳○論旨爲前章言有時危孫因明察言之法又見仁兼諸德物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

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

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暴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蓋羿奡藝力似大勇者然不仁故不得其死然此誠非勇也禹稷躬稼似不勇者然仁故遂有天下此誠大勇也适乃又誠有德而必有言者夫子不答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此夫子回獎之則近於諛故及其出而爲學者稱之

適問意欲得其死然故指曰君子也卑其藝力貴其躬稼故又指曰尚德也○論旨即申明前章之旨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有矣夫與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其旨同言君子而仁行不仁者曾無有之然則似當雖小人或時其行有仁者然而未有小人而仁者乃仁之不可不勉明矣○論旨明羿暴小人而不仁禹稷君子而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身勤勞也忠對朋友說言苟愛且忠則欲勿勞誨而不能已也○論旨蓋勤勞大則仁也教誨行亦仁也因明仁者與人情不外自不得不然之物也

○子曰為命禘諡艸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

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命交隣之辭命也禘諡以下四人皆鄭大夫世叔子太叔游吉也古字太世通用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東里鄭東門而子產所居也四之字累陪法蓋鄭

國小而北懼霸晉南迫疆楚是故其有事於大國尤當恪謹不則君命沮絕而國勢不振矣是以四臣同心竭慮如是草創之者始起其稿也討論者尋求其辭之所關利害得失者倫叙以設之難辭也脩飾者子羽為行人善於辭對今因據禘諡所艸創之稿考世叔所論難之議本於已常所與其國應答之辭體以飾之使其無失舊宜也潤色者子產執政國事進退皆出其籌畫故於子羽所脩飾者更又加彩色潤澤之以宜於國事也○論旨見愛而勞忠而誨是以國事自宜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蓋子產之時鄭國財用乏不加約束則犯法日多貧困日甚故以禁奸豐財足國為要如鑄刑鼎作封血別章服之類皆莫非救弊息民之意故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曰彼哉彼哉以其問之下出於意外且其政跡無足道者故再曰彼哉也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

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然以其問頗復出於上其語

勢急故提醒之謂是一個之人物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各食邑二三百家也齒齡也沒齒謂終身之久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為之窮困甚久而無一怨言乃管仲之功誠當其實故也○論旨見子產多愛勞管仲多忠誨俱足以為賢矣如子西則亡之故不足道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蓋欲使人深思之

故省哉字也言貧而無怨非知命者則不能故難矣富而無驕以禮自制則可能然此亦甚不易也○論旨伯氏貧而無怨者管仲富而無驕者子產亦無怨無驕者因足以益觀其賢故編列焉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優有餘也滕薛皆小國之名據下章公綽之為人不欲而無禮樂之文者夫家事者雖大槩之不過采邑財用出入之事故不欲以為之則固非夫貪墨者之比故曰優也國政則不然雖小亦社稷安危民人休戚繫焉故苟非文以禮樂博通義理者則不能且今魯大夫

滕薛則其不可益甚也○論旨見不欲則前章一者皆可能矣然欲出子產管仲之上者不可無學也

○子路問成人成人者詩大雅思齊篇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禮器云禮不備君子謂

之不成人乃成人之所以為為人之德之稱也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武仲魯大夫名統莊子魯卞邑大夫蓋智若武仲足以達道不欲若公綽足以直道勇若

莊子足以行道藝若冉求足以應道故此四人者加以禮樂則其質亦各可以為成人矣蓋禮樂之作本於天地鬼神之情達乎民德之常者故雖有秀拔之材非由禮樂則其行事不能得常合斯道其行事得常合斯道者然後始可謂成人也是故古先王之世其取士必先使學禮樂以成其材德成則舉而官之以授之職是以有成人之稱而如當夫子之時則禮樂廢壞已久矣故成人之稱不得復以禮樂唯當觀其人於道之大節不愆者而定之稱曰今之成耳故下更端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也

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

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見利思義者言凡事見已利便即捨之因思就其可合義之行

也見危授命者言見人危難輒出死力救之而不顧我生也久要不忘者要與約通屈也言已有故窮約

艱難久之而不忘其平生無事所志之言以辱其身也凡此三者君子小人所分之節而苟履之不愆

則雖不論其細行亦可以為成人也○論旨明必由禮樂而可以得成其德矣因又教之大要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

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賈名亦衛人乎字上略拆信字夫子甚疑其矯強非

人情故再言信乎也不言者言雖有當言之事然實不言也餘准此公明賈對曰以告

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

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以告問略拆此言二一

皆當其宜然之可然後言未曾妄言故子曰其然豈

其然乎

其然者許其為告者過之言也豈其然乎者言文子宜如賈所言然此非由禮樂則所不

能是以疑其未造其域也○論旨愈見不由禮樂則其德不能成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

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強使人不得不如已意也武仲既被讒奔邾復如防求為臧氏之後

是其意後立則防存不立則防亡因以自去就故曰以防求為後然既奔則為他國人不得復為魯人

故用於魯二字以明其事要君也故夫子斷之曰雖人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論旨蓋禮樂廢後世或

有似而非者即如前章公叔文子是也又或有行與心戾者即如臧武仲是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文公名重耳桓

公名小白譎者其陰謀不可測之意也晉文齊桓同霸而其實不同蓋二公之舉葵丘踐土之二會最為

大焉而晉丈有召主請隊之事其尊王不過屬諸侯之術故曰譎而不正齊桓則雖不朝周然猶有尊王下拜之事故曰正而不譎蓋正譎皆就二公之大者相比較而言之亦非彼譎而此獨不譎彼不正而此獨正也○論旨見雖禮樂廢壞然其跡猶有遠不遠之小異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

仁乎

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譎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此夫子嘗偶論管仲語及其仁者而子路意以為不可因引其行事正之故更端又用曰字也子曰桓

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與鳩通集也蓋九合諸侯而來諸侯奉盟約以信義為主不復以兵車戰伐是去天下之殺者而其得如是者實管仲輔相之力也蓋召忽之死明君臣之義管仲則志在於仁譬如伯夷之於武王豈不有小

大手故夫子再言其仁更大以深嘉之也○論旨召忽見危授命所謂今之成人者管仲則亦能合禮樂之大義所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

相之

言管仲其實非仁者矣既不能死又相之是重罪也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

霸者尊王室以制諸侯之命也一匡者比合而一之設禁而改之為天下明其義方也微者嘗有之事而試無之而言之辭衽衣衿也披髮左衽者夷俗也此明其仁之大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偏信于一之意也經縊也言如子貢所言是望管仲以若愚夫婦不識義者徒行為諒自縊於溝瀆而人莫知其死何益也其說大誤矣○論旨明管仲愈有合乎禮樂所教之大義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文子知其家臣

僕之賢因忘己私便而薦諸公朝其薦又不以士之而大夫之是與其身同位矣而文子乃能不以此為嫌升諸公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文者明辨物之宜然條理之謂也言其謚

可以此一事已為文也○論旨此亦能合禮樂之文義者故編列焉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蓋言其人倫不正也康子曰夫如是

奚而不喪而字挿承如是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

鮑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圍即孔文子也

蓋善治賓客則隣交無間同盟不怨矣善治宗廟則一國人心皆知所歸矣善治軍旅則外寇可禦內盜可除矣三子皆其材藝過於人者靈公雖無道而能用任之三子各治其職是以邦典未壞大禮尚存禍亂無所由興焉故曰奚其喪也○論旨明禮樂之效其君雖無道猶得以不喪矣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怍者心預思承之羞也言其人臨發

言心不預作憚而輕出其言者則是初無意於行之者故其人後日縱欲行其言亦必難履也○論旨明禮樂之條理不存乎心者口雖能言必不能之行因又見靈公之無道但出於其心之怠慢於其用人則有條理猶存者而然矣

○陳成子弑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孔子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為言大政故沐浴也蓋魯為周公之後

後當議天下諸侯之事魯之所以有春秋也而夫子為魯致仕大夫固當議其大政於朝而政莫大乎正君臣之義矣今陳恒弑其君是亂天下之大義者魯不可以不為之討也故夫子請討之公曰告

夫三子是時三家擅權哀公難為之主故使告三子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君曰以下七字捕言此極大事

而不可不告是以敢告雖君曰告夫三子者然告三子而可則吾亦能告之唯此事不待三子而君當自決故敢告之其意猶願君再思之也語其之三子告決在君不在三子之身上故特曰三子者

不可 遂以君命往告而三子畏齊之強大且惡孔子其討之罪逆已之強僭故不可其講也

日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言此極大事而不可不告是以敢告其意亦猶願三子再思而告君以討之也 論旨明夫子達禮樂之源卓然執大義見其可討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凡為人臣者或道者是欺君也勿欺則能忠告而以其忠告之故有犯君瀕亦可也 論旨前章即夫子勿欺而犯之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言君子之智於道行乎上為天下國家之事而達焉小人智於道行乎下得衣食利便之事而達焉 論旨見君子上達不有其身故得勿欺也小人下達常保其身故必恐犯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古之學者本於其身而學故學誠得其實矣今之學者本為供他人之知而學故學徒得其體耳是所以其為大異也 論旨明為己所以為上達為人所以為下達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

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夫子舊識伯玉之賢而知其使亦非凡庸故使事畢然後更授之坐因問伯玉此日以何為專業也蓋伯玉於事之前深加恭敬欲寡其過然而於事之後尚未能無其悔也因見學之無窮善之無極焉而其語足以使其主不辱矣故嘉之曰使乎其語又暗使人自警矣故再曰使乎也使乎者謂為人使者宜如此而可也 論旨伯玉者即為己之學而非為人承此

承此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解已詳前○論旨明前

分之宜而非必規人之過且愈見學當為己不可為人又為後章作地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易坎卦之象辭也曾

以釋其義而記者徐錄之也思者其心所慮計畫也位者猶素其位而行之位君而唯思君道臣而唯思臣道之類皆不過思其位分之宜也耳○論旨見前章不謀其政之事蓋不暇謀之焉

○子曰君子耻其言之過其行皇侃本蓋言之過其

行者有希於外有求於人者之所為是以君子初耻而無之也○論旨明言之過其行猶思之出其位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

勇者不懼謂於仁者則取其不憂而行之也餘准此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言夫子非無能唯自稱道之而欲人之為也蓋如請討陳恒夫子義不默止沐浴而朝者是不憂也不為

三桓強制疑貳其所告是不惑也不顧觸三桓之忌諱是不懼也子貢所言不必止於此然夫子實兼之矣○論旨三者之本出乎前章耻其言之過其行及思不出其位故承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方猶品目也

夫字屬上句指方人之事也言子貢宜自知其身未必賢於我也然其方人則似自為賢者此可異也我則急於自脩而不暇及此也○論旨愈明學者須急於為己之學及謹言行相稱之自脩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此章旨頗與前出者同而

文有小異亦各切於其前後章之承接耳○論旨子貢方人者即患人之不已知也夫子之不暇即患其不能也愈見學不可不急於自脩焉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言不

逆詐我之事又不臆度我不信彼之事其為人正直如斯今人必以為愚然亦在古先覺者則此諸逆臆

者以是人為賢也。○論旨見今人往往患人之不已，知是以逆詐，臆不信邪，智曲心以為賢，大與患不能者異矣。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微生，生姓畝，名蓋有齒德而隱者，故其辭甚佞。栖栖，謂事思身之止息也。佞，謂巧希遇合也。言汝何為如是栖栖者之事，其心當學為佞者而然也。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固者，執舊不變也。蓋固則不通，不通則必失物。夫子欲無此失而疾固也。○論旨夫子處世不逆詐，不臆不信，唯以行道為志，是以世不識者或誤為佞。然夫子則正疾逆詐，臆不信及固陋，不顧世如微生者，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良馬之名，猶冀也。以其志常冀致遠之德為名，蓋能致千里者驥之力也。冀致千里者驥之德也。古人知其力本是因其德而生者，是以稱其名不以其力而以其德也。○論旨見夫子之可尊不在道之行不行，唯在其欲濟世之德志不衰，如夫徒隱

者則不足道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

德，德惠也。怨，舊怨也。子曰：「何以報德？」蓋以德報怨，固無其心而發此語者，故夫子言此語之。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蓋以德報怨，以德報怨，固無其心而發此語者，故夫子言此語之。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蓋以德報怨，以德報怨，固無其心而發此語者，故夫子言此語之。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曰：「莫能知夫。」

言世莫能知夫子之微意者，也。子曰：「莫能知夫。」言世莫能知夫子之微意者，也。子曰：「莫能知夫。」言世莫能知夫子之微意者，也。

○子曰：「莫知子也。」

即問其微意何者，也。子曰：「莫知子也。」即問其微意何者，也。子曰：「莫知子也。」即問其微意何者，也。

○子曰：「莫知子也。」

知其微意者鮮矣故曰知我而信此言者其唯天乎○論旨明夫子之心與世人所擬大有徑庭也

○公伯察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

有愬志於公伯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公伯察魯人愬譖也子服

景伯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惑甚而

不可解也肆陳尸也貴者肆于朝賤者肆于市

日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察

其如命何與字意在命也下提醒其實命也兩命也者謂興廢皆天命而非人可強也公伯察

以下言愬無益也蓋子路之宰於季氏其志在尊公

室其毀三都收甲兵之類可以見焉故夫子深望子

路以言道之興廢也○論旨明夫子唯安命是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與避同避者見其勢有不可去

世之意不同此言賢者避之危者見世之

將亂為避遠不徒被禍害以辱其身也

其次辟地

此言其避之稍後次

之者避國之將亂也

其次辟色

此言其避之又後次

之者望其君顏色知

不可共語

其次辟言

此言其避之又復次之者其君

而避之也

夫子安命似不避禍害因見夫子明哲固非無所避也

知其微意者鮮矣故曰知我而信此言者其唯天乎○論旨明夫子之心與世人所擬大有徑庭也

○公伯察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

有愬志於公伯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公伯察魯人愬譖也子服

景伯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惑甚而

不可解也肆陳尸也貴者肆于朝賤者肆于市

日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察

其如命何與字意在命也下提醒其實命也兩命也者謂興廢皆天命而非人可強也公伯察

以下言愬無益也蓋子路之宰於季氏其志在尊公

室其毀三都收甲兵之類可以見焉故夫子深望子

路以言道之興廢也○論旨明夫子唯安命是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與避同避者見其勢有不可去

世之意不同此言賢者避之危者見世之

將亂為避遠不徒被禍害以辱其身也

其次辟地

此言其避之稍後次

之者避國之將亂也

其次辟色

此言其避之又後次

之者望其君顏色知

不可共語

其次辟言

此言其避之又復次之者其君

而避之也

夫子安命似不避禍害因見夫子明哲固非無所避也

知其微意者鮮矣故曰知我而信此言者其唯天乎○論旨明夫子之心與世人所擬大有徑庭也

○公伯察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

有愬志於公伯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公伯察魯人愬譖也子服

景伯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惑甚而

不可解也肆陳尸也貴者肆于朝賤者肆于市

日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察

其如命何與字意在命也下提醒其實命也兩命也者謂興廢皆天命而非人可強也公伯察

以下言愬無益也蓋子路之宰於季氏其志在尊公

室其毀三都收甲兵之類可以見焉故夫子深望子

路以言道之興廢也○論旨明夫子唯安命是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與避同避者見其勢有不可去

世之意不同此言賢者避之危者見世之

將亂為避遠不徒被禍害以辱其身也

其次辟地

此言其避之稍後次

之者避國之將亂也

其次辟色

此言其避之又後次

之者望其君顏色知

不可共語

其次辟言

此言其避之又復次之者其君

而避之也

夫子安命似不避禍害因見夫子明哲固非無所避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

擊磬乎。磬，樂器，肩任曰荷，蕢，屨器也。而，字見於務，隱於

欲用世之人。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

硜則厲，淺則揭。既者既聽久也，鄙鄙其有心也，硜硜

乎，謂其有心堅固也，莫己知以下，言

夫子唯憾莫己知者，然苟莫己知者，則斯已其心而

可也，深則以下，二句詩，邶風匏有苦葉之語也，以衣

涉水，由帶以上，曰厲，褰裳，曰揭，此

言夫子宜奉此訓，隨時應俗也。子曰果哉，末之難

矣。言彼荷蕢者，其言克情果於遺世，曾無有為濟世

之難，之心可為歎惜也。○論旨此載不識夫子者，

則在於難為之大仁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

也，諒，照察之意也，陰，陰私也，不言者，不縱言其心所

思之謂，非口不發一言，辭之謂也，言高宗即位或時

敢言之也，子張疑此事難行，故舉問之。子曰：何必

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人，字，下略，君字已，猶云其身也，冢宰，大宰也，謂百官

各有其職，事無大小，總於其身，一以聽於冢宰，是乃

所以三年不言而可也。○論旨前章夫子非不察荷

蕢人譏己，然不敢答之，但惜其人自棄，此與諒陰不

言其義有類，所以為高德，抑又所以貴

不逆詐，不臆不信，而見言之不可果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蓋禮者先聖王所宜乎

上者好，用禮則事順，而民易為使役也。○論旨前

章言用禮則不言亦無害此章因明用禮之效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日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

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脩者今其所行復如舊所，有

之義，脩己以敬者，言脩道其

身而以其所自執之事也安人及安國者言亦唯愈脩道其身而以漸廣遂使一家一國及天下安乎其德也子路疑君子之事不止於其脩己故累問之而夫子明其無他也夫道者始乎脩身至於安百姓道之極也故雖堯舜之聖猶有所難焉曰諸者蓋不輕議聖人也○論旨前章及高宗章皆自脩而有其效者故以編列焉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

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原壤孔子之故人夷本無禮之名據下叩其脛當或躡踞

之類俟者蓋無意待之而待也大抵人宜幼而孫弟奉師父之訓而可既長則以其訓行諸其身有善名而可既老則自少至於老勤勞不休因以疲極致死而可是誠為天性宜然者矣原壤則不然幼而放縱雖有師父不孫弟以承其訓長而其自好亦亟變遂無人之可傳述者焉老而其身不衰死是皆為自害天性之宜者故曰是為賊也於是夫子以所自扶之杖叩其脚骨蓋欲其有所懲艾也○論旨愈見自脩

之不可不貴也

○闕黨童子將命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也記者明童子自

進將或問之曰益者與或人意童子而將命是大人有才當其學益進達者也

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

也欲速成者也言吾細見其平生之動止與今此將命者其事皆同而其志非求益者從

欲速成者也夫子幸使童子聞之欲其悟而為孫弟也○論旨見自脩之要須孫弟焉才則不可負矣

論語講義卷之三終

